

北

史

冊五





北  
史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冊  
五

北史卷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爲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兇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



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却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祿諸子奉遵其旨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鬢髮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能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隣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爲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華來朝見澄音

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  
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  
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  
爲七言連韻與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  
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謏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  
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  
云革命未可全爲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武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  
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  
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  
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與文嶠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  
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  
保又兼尙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百司論  
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真所謂革也澄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



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  
 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  
 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  
 者駕還洛陽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  
 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  
 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  
 城所言於是求其北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既廢弒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請  
 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  
 鎮南李冲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  
 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  
 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冲等言後從征至縣瓠以疾篤還京車駕  
 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  
 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

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默爾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恆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武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恆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卽禽泰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



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尙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尙書何爲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羣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尙書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尙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爲叛逆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上表請修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計以蕭寶寅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總勒大衆駱驛相接所在克

捷詔書褒美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澄頓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橫調恆煩苦之前後牧守未能觸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沖幼朝野不安澄雖疎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尙書令於是衆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尙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誠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卽往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



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  
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蹙可赴戰常  
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  
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豐郡北  
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  
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  
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  
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  
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  
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塲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  
太傅清河王懌表駁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  
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  
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

便死輕絕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驚懷愕若生殺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詔從之澄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爲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階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尙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饒貂於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尙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祆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

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於諫諍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歔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又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彝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曰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

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  
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  
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  
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  
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  
曰此兒豪氣尙爾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  
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  
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  
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又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  
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  
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恆州  
刺史順謂又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請假都督爲國屏捍又心疑難不欲授以  
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旣殺生由己自言天歷應在我

躬何得復有朝廷又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怏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尙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又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爲青旄莫不酸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尙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慚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妝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慚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



深通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尙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因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以封順爲東阿縣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爲蒼蠅賦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尙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思沖尙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佺起佺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尙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頗煩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

大怒昧爽坐都聽召尙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曰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歎而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恆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尙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戶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遷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尅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旣還莊帝怪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

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爲例贈尙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烈初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消霧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曰尋見莊帝從閭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臥旣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宮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爲髑髏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夢臥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並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徒屬天平

中爲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而大怒詔曰嵩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旣平顯達回次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宣武卽位爲揚州刺史威名大振後并妻穆氏爲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諡曰剛侯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尔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爲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都破殘皆世儁之罪時論疾之尤爲尔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

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尙書令世儻輕薄好去就與和中薨贈太尉謚曰躁  
戾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其母  
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  
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聞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  
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  
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  
肆情孝文以楨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以  
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並賦  
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別太和二  
十年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死者數十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  
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  
是月疽發背薨謚曰惠及恆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



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爲梁州刺史帝南伐爲  
 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  
 求追討帝許之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卽位拜吏部尙書以前  
 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  
 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陳顯達所敗  
 遂寢是役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旣而梁入寇肥梁詔英率衆十萬  
 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  
 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  
 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肅宏尙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  
 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  
 爲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來三月之初理在必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  
 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願  
 聞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

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百姓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鄆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鄆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兒率衆守縣瓠悅子尙華陽公主并爲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帝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縣瓠剋之乃引軍而南旣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卽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尙書僕射薨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貞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

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時領軍于忠  
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  
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  
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討之熙起  
兵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執熙置之高樓并其  
子弟又遣尙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  
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旣藩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  
學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將  
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  
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  
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熙兄  
第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  
功狀又于忠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爲寃及

熙之禍識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諡曰文莊王熙弟略字儁與位給事黃門侍郎熙敗略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略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候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後爲尙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

益唯具臣而已。余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諡曰文貞。英弟怡位鄴善鎮，將在鎮，貪暴爲有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以余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弟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余朱榮死，世隆等推曄爲主，年號建明。尋爲世隆廢，節閔立，封爲東海王。孝武初，被殺。城陽王長壽皇與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薨，諡康王。子鸞襲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稱，頗爲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剋，敗退，降爲定襄縣王。後以留守功還，復本封。宣武時爲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大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人患。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薨，諡懷王。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爲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振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尙輒開倉救人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奏。



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爲郡羣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隣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泣涕攀車不能自己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尙書兼吏部尙書尋爲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德于時稱爲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俄然上徽還令兼吏部尙書累遷尙書令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頽褻徽旣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疾之又不能防閑其妻子氏遂與廣陽王深姦通及深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爲莊帝親待內懼尅朱榮等故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壻徽性

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比焉遂與或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室錄尙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及尔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尔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尔朱兆孝武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錄尙書事司州牧諡曰文獻子延襲爵齊受禪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諡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爲夏州刺史以貪恠削封後

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則先  
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  
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恣情聚  
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  
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後賊帥鮮于修禮寇暴瀛定二州  
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  
修禮師度交津葛榮殺修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  
空公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哲襲景哲弟朗  
卽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  
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孝文時爲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  
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爲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子景略襲位幽州刺  
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爲外都大官斷獄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于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褻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諡曰靖王詔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郭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宣武世配饗廟庭次子燮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竊以馮翊古城實惟西藩奧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淺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薨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

復本封尔朱榮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薨諡曰懿子  
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  
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亳州總管法令明肅賊盜屏迹部內大清徵  
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鄆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兵襲  
孝寬寬爲亮所薄景山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  
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  
將軍以軍功遷安州總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  
山爲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  
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總管諡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爲  
秦王庫直大業中爲西平郡通守燮弟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爲給事中悖惡  
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之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  
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



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保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胤悰實有聲匡之譽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蹇諤倣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儻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人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詔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北史卷十八考證

任城王雲傳康王薨居喪以孝聞○監本缺康王薨居四字今從魏書增入  
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能○魏書無黃字

不能辦此也○辦監本訛辨今改從魏書

哀動左右○動監本訛慟今改從魏書

皆爲青旄莫不酸泣○青旄魏書作濟然

南安王楨傳至鄴上日暴雨大風○至鄴上日魏書作至郡入治日

梁將齊苟兒率衆守縣瓠○兒一本作仁

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上魏書亦作入治殆避治字而然也

袁翻李琰之李神儁○魏書無之字

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革監本訛革今改正

徽爲莊帝親待內懼尔朱榮等○內懼尔朱榮等魏書作內懼榮寵

北史卷十八考證

北史卷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北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變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

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諡曰武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鑒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諡武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諡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期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總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既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何如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柩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

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期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尙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恆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恆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恆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諡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諡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諡曰靈王宣武時改諡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諡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諡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在州貪恠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



計騰爲言乃得兼都官尙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旣總軍省求欲無厭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諡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旣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團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文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尙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尙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

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圖又集器準九篇別爲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孫儒孝靜時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誠勗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

文錢於南郊又以濟陽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誠之後禧朝京師詔以廷尉卿李冲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緄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邑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

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元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飴鼎朕恆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誠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尙未已猶欲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纏疴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旣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尙謀反帝時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臥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

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閣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歛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己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柏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

此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  
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  
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家初與通情既  
聞禧敗乃殺之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弟昌曄  
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  
弟垣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  
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爲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  
入國爲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  
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覲邊服尔朱  
榮之害百官也樹時爲郢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  
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  
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  
不爲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

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歔初發梁覩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鶴尋爲達野拔所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尙書令貞旣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爲咸陽王送景使爲魏主未幾景反曄字世茂梁封爲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和傲佞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爲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爲驢王禕誅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禕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



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親餞於郊誠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

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尙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尙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尙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政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尙書下舍屏左右誠之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諡曰靈王陪葬長陵子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悖禮憊常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姑舅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依禮正罪謚在母喪聽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爲岐州刺史謚性暴虐明帝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間謚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

閃謚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暉馳驛喻之城人既見暉至開門謝罪乃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尙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爲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與伯性平和位都官尙書余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諶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之諶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尙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永安元年拜尙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爲其父靈王愛其弟謚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歷位司空太保太尉錄尙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懿諶

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謚弟譚頗強立少爲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讞貪暴無禮位大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爲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爲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尙書右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尙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雁門及令羽歸望其稱効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羣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今黜汝錄尙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尙書令陸叡

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今奪卿尙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令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尙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尙書于果曰卿不能懃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尙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尙書尉羽曰卿恭懃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尙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尙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彥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第初孝文引陸叡元贊等前曰朕爲天子何假中

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恆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弟不免面墻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悅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帝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誠歟宣武卽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司徒請爲司空乃許之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與妻夜私遊爲俊與所擊積日祕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諡曰慧子恭襲是爲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太傅錄尙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爲太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諡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

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儻不恆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改封高陽後爲相州刺史帝誡曰爲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尙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雍以問侍中崔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己不能匡正請返私門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



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宮錄尙書事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又同決庶政歲祿粟至四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爲妃宣武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歐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鵝自至宮內料簡四人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諡文穆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禠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又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諡曰文子斌襲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尙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準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

狼河以罪賜死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曰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爲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瑠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後

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繖遂住而賦詩  
令示繆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時繆去帝  
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  
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繆所生母潘氏爲彭城國太妃又除  
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繆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繆以寵授頻煩  
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旣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  
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繆手曰二曹才  
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  
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冲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  
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  
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  
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繆於是親勒大衆須  
臾有三大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繆言於帝曰始有一鳥

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總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總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總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爲家人書於總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審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總引之別所泣涕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審便欲進藥總以帝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總乃密爲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爲帝請命乞以身代帝瘳損自懸瓠幸鄴總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

至策勳之禮以總功爲羣將之最尋以總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總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時帝不豫總辭侍疾無暇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帝至馬圈疾甚謂總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親賢不可不勉也總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總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懽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總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宮遏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於安車中總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襯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

喪行服宣武卽位總跪受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總爲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總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總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掘蛇騎武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總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于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總被每誚晉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總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總內雖悲慟外示含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總有異志竊懷恐懼而總推誠盡禮卒無纖芥之過總上諡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旣葬帝固以總爲宰輔總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總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總爲都督定州刺史總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總書極家人敬請總入京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總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尙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

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總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總還朝初總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總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總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總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總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恆州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覽政時將禘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總詳等引見帝謂總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詔乃爲總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總因是作蠅賦以喻懷又以總爲太師總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爲書於總崇家人之敬總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總第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總上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律



令勲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勲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爲三十卷名曰要略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兇復又肇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爲后勲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勲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勲與愉通南招蠻賊勲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閣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明勲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勲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勲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至勲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勲三下勲大言稱寃武士又以刀築勲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勲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

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爲舉哀於東堂總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在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總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爲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總謚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節閔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劭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啓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卽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子韶字世冑好學美容儀初尔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爲賊

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尙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感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尙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剃韶鬢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

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宣武覽政爲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廷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旣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慚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嗷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卽茹皓妻姊詳旣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稠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尙隆常別住華林園

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爲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夜卽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爲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

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贈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壻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諡曰平王子顥襲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爲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勳明遠叱干麒麟等寇亂幽華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頻破賊解幽華之圍後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武泰初爲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尔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顥太傅顥以葛榮南侵尔朱縱害遂盤桓顥望圖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爲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

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爲顥所禽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屢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尔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轅轅出至臨潁爲臨潁縣卒所斬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閭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恆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頊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水獻王懌汝南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怵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體帝皆爲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恆壤朕旣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尙書僕射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

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餘斂以羸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尙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尙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尙出繫累病數日死初帝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尙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于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

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孝武初爲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儔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尙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爲殺害主上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卽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孝武詔尙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

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繫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尊於是獻歎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繼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年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爲深譏仲

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脩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孝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懌詔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絕祓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懌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又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又所疾又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又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

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懌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  
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劈  
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闕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

傳孝武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倣儻難測悅妃閻氏卽東海公之女也  
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朮之屬時輕與出  
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  
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  
悅事故妃病杖牀蓐瘡尙未愈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  
其有正妃病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爲  
元又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爲侍  
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

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悅乃爲大剝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及尔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爲魏主號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覲侵逼及齊神武既誅尔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子頴與父俱奔梁遂卒於江左皇子恍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斂於華林棗間堂葬于文昭皇后陵東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塋徙窆北崗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瞻加以雅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于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遄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橈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佗之旨霍



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味鵲鴿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顛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聞晚致顛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鍾屯詖始違牆茨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蓋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阼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北史卷十九考證

咸陽王禧傳爲之師傅以匠成之○以匠監本訛匠以今改從南本

帝時幸小平津○監本脫津字今從南本增正

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魏書作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與此小異

廣陵王羽傳詔羽從至雁門○雁監本訛應今改從南本

又謂長兼尙書于果○果一本作杲

彭城王勰傳時將約祭○約監本訛初今改從魏書

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恪監本訛諱蓋沿襲舊文而然也今改正

邵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魏書無資字

有二玉鉢相感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玉監本訛王今改從南本

北海王祥傳武泰初爲相州刺史○初監本訛傳今改從閣本

廢太子庶人恂傳時年十五餘○魏書無餘字

北史卷十九考證

北史卷二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弟子羅辰羅辰曾孫仁之

尉古真

從玄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王建

羅結

婁伏連

曾孫寶

閻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桓帝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桓帝匡助晉氏操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統國御眾威禁大行國無姦盜路有頌聲威武所向無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雄心遠濟靡離其

殃歲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跼敢逼天王兵  
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交刃千  
里長蛇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  
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欲求外救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茲良使  
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韃等馳奉檄書至晉陽  
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  
議諮論奮發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動亦攘功  
濟方州勳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藩馮瞻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  
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  
惠主哀感歎欷悲痛煩寃載呼載號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夫  
時晉光熙元年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  
宜載焉故略附於傳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勳安樂  
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沉段繁並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

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桓帝並以爲將常隨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爲左右輔相六修之逆國內大亂雄澹並爲羣情所附乃與劉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而叛劉琨聞之大悅如平城撫納之欲因以滅石勒後爲勒將孔長所滅

莫含鴈門繁時人也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含音訛或謂之莫回城云子顯昭成世爲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爲大將以功賜爵東宛侯常與李粟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與

造之制題久侍頗怠賜死題弟雲好學善射道武時常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諡敬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衆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下衛辰怒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勦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峙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丁零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



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顯旣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卽位討顯于馬  
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從奔慕容麟徙之中山羅辰卽宣穆皇后兄也顯旣殺  
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強每謀逆羅辰輒先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  
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諡曰敬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  
史卒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諡曰貞子余頭位魏昌瘿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  
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尙粗涉書史歷位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  
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尙書青州刺史諡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多  
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  
每於稠人廣衆中或搨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  
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  
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  
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  
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尙之仁之伯乞歸真君

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曾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見亦不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末除主客尙書孝文初位東雍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好周人之急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嵩事事資遣宣武時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黃河以通船漕授龍門都將歷年功不就坐流元曄僭立授大鴻臚卿子挑湯位終奉朝請

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其一目不服乃免之後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明元初爲鴻飛將軍鎮大洛卒於定州刺史子億萬襲古真弟諾以忠謹著稱從道武圍中山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諾兄弟並毀目以建功効誠可嘉也賜安樂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武時改邑遼西公卒第八子歡襲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檀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

卽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縮奏機要加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與太宰常英等錄尚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曰今去都不遠而旋敵必疑我有內難方寒雪宜更進前帝遂度漠而還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薨諡曰莊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求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効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輿難之爲妻元所害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慶賓後拜肆州刺史時亦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襲之拘還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憂還都尋起爲光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娶其甥皮氏爲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中齊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天保中累遷七兵尚書侍郎孝昭輔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阼趙彥深

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祕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後爲尙書右僕射卒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遙奏聞遂命撤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人瑾又通寡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慚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賈彥始者儀望雖是儒生稱堪充聘陳使司徒戶曹祖崇儒文辯俱不足言將爲當世莫及好學吳人搖脣振足爲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卽瞋罵旣居大選彌自驕佞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靜忿而發之子賤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初瑾爲聘梁使梁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爲宰相瑾出私謂人曰此公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爲陳使主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鏡吹昭復謂人曰二年

當死果如言焉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眷第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嘲笑太武見其効人舉措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爲索所羈折脅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郡公諡曰惠子長壽位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涇州刺史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爲武衛將軍時領軍元又執權百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匹令染聿拒不受又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効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少以盜竊爲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顯若知之雖刀劍劊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信之窟咄之難

崇外甥于植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道武爲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祕之及有司奏諡帝親覽諡法述義不剋曰丁曰此當矣乃諡丁公初道武避窟咄難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爲舂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阬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逐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諡曰靜子真尙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納文明太后姊位南部尙書侍中卒諡曰宣孝文追思崇勳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選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真子泰本名石洛孝文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尙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後爲尙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爲定州刺史初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爲恆州許之泰不願遷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

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爲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煥郭門不克走出爲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誅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得還爲太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卽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逐留弟觀字闔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明元中位爲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遺漏尙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太武監國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常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諡曰文成太武卽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殷勤以爲自道武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子壽襲爵尙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爲下大夫敷



奏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  
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屢逢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  
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錄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  
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公輿駕征涼州命壽輔景穆總錄機  
要內外聽焉次雲中將濟河帝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謂壽曰  
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牧田  
訖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  
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虛言也壽信卜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京邑  
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  
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  
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  
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餞餘爲  
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諡曰文宣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

中書監爲太子四輔卒子伏干襲尙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諡曰康無子伏干弟羆襲爵尙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牢鎮將頗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剋勵後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羆以吏人懷之並爲表請孝文皆從焉羆旣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羆恩德孝文以羆政和人悅增秩延限後徵爲光祿勳隨例降王爲魏郡公累遷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羆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爲編戶卒于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恆州刺史羆弟亮字幼輔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尙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兇悖氏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氏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

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爲侍中尙書左僕射于時復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爲冀州中正長孫嵩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尙書陸叡舉亮爲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月孝文毀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羣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卜筮又以前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人力彫弊且材幹新伐願待逾年帝曰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尙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

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津汎舟幸石濟亮諫曰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汗車輪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有不測之慮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羆預穆泰反事覺亮上表自劾帝優詔還令攝事亮固請久乃許之後徙封頓丘郡公以紹崇爵宣武卽位拜尚書令司空公薨宣武親臨小斂贈太尉謚曰匡子紹字永業尙琅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祕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歷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稀造人門領軍元又當權薰灼曾往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尙之及靈太后欲黜又猶豫未決紹讚成之以功加特

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乃起除侍中託疾未起故免河陰之害莊帝立尒朱榮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尙書令司空進爵爲王給班劍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恃封邑是獎國主匡坐待之不爲動膝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尙書令太保諡曰文獻子長嵩字子岳襲爵位光祿少卿平國弟正國尙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正國子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衛監文成崩乙渾專權召司徒陸麗麗時在温湯療疾多侯謂曰渾有無君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害多侯亦見殺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薨子龍兒襲爵降爲公卒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

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名然而矜己陵物頗以此損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以爲屈帝曰朕欲敦勵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汙弼曰旣遇明時恥沉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帝曰朕與卿作州督舉一主簿卽命弼謁之因爲帝所知宣武初爲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諡曰懿翰弟顓有才力以侍御郎從太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泥陽子拜司衛監從太武田崞山有虎突出顓搏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武顓乃過之後從征白龍討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尙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尙書文成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文成以顓著勳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諡曰康子寄生襲崇宗人醜善道武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戮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東蕃子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簞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騮騮一夜忽逸

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篔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篔篔掉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篔懼遂奔衛辰。及道武滅衛辰。篔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羣盜並起。斤與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宿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至大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卽位爲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篔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召入天安殿。東廡下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明元大閱于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輅。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宋廢主義符立其國內。離阻。



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中山斤自滑臺趨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兗豫諸郡還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武卽位進爵宜城王仍爲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城秦雍氐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請因其危平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爲主守平涼斤恥以元帥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己乃舍輜重追定於平涼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將娥清劉拔爲定所禽後太武剋平涼斤等得歸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爲公太延初爲衛尉改爲恆農王後爲萬騎大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

餘人議以爲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又以斤元老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聰辯彊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觀襲爵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効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爲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爲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卽位念前功以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叛明元假建前號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泚水死水爲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

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爲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易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沉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又雅尙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爲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諡曰襄賜葬金陵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

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道武崩清河王紹閉宮門明元在外紹拘逼俊以爲己援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歷磨渾等說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爲爪牙及卽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宮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詔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懇勸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王諡孝元賜温明祕器載以輜輶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賄賂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卒明元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旣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遂合葬焉俊旣爲安城公俊弟隣襲父爵降爲丹楊公位尙書令涼州鎮大將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坐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

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暉暉爲苻堅所滅屈友人公孫眷妹沒入苻氏宮出賜  
劉庫仁爲妻庫仁貴寵之同隨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  
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武徵兵於慕容垂同頻使稱旨爲外朝大人與和跋  
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  
阮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  
內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旣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  
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明元卽位命同與南平公  
長孫嵩並理人訟又詔同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  
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郡國肅然同東出并陘至鉅鹿發衆  
欲修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城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嫉同得衆心使人告同  
築城聚衆欲圖大事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爲左輔及卽位進爵高陽公冀  
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明元時典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  
戮屈自劾不能劾子帝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閱家法修

整爲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爲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諡曰恭惠屈弟原雅性矜嚴沉勇多智略明元時爲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爲將鎮雲中蠕蠕犯塞原輒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太武卽位拜駕部尙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爲五道遷尙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爲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節儉而內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弟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爲內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爲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爲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囚乎斤猶以馬死爲辭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

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爲援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爲王卒諡曰襄頡爲將善綏士衆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爲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警於柏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爲將有謀略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卽拜



岳爲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承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冤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川之人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爲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寧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尙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尙公主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建兄迴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其訐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爲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爲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

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阬之帝旣而悔焉并州旣平車駕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柏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麟爲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徙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蛇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

問焉年一百二十卒諡曰貞子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玄鎮都大將卒諡曰靜陪葬金陵子敢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爲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卽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爲王後鎮統萬薨諡恭王子真襲降爵爲公真弟大拔封鉅鹿子大拔孫寶字道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爲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葛榮王師敗續寶囚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卽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爲內應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

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敕寶與行臺長孫子彥鎮恆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爲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閩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尙華陽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弟並爲上賓入八議明元卽位爲內都大官進爵爲侯宜城王奚斤之攻武牢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太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尙濩澤公主太武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害帝梁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箇山以告帝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領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

武道武戮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魏附臣至跋以才辯知名道武擢爲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爲尙書鎮鄴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爲平原太守道武寵跋於諸將羣臣皆敦尙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炫曜於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灑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勸勵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後太武幸豺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二牲霧卽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柏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爾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窟咄寇南鄙題時貳

於帝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既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與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與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唐小方等四十餘人後與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帝許之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尙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遙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旣而殺之

李粟鴈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北粟少辯捷有才能兼將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粟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粟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

笑唾任情道武卽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卑謙之禮自粟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爲武牢鎮將爲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尙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桓穆之際王迹未顯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款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從享於廟抑亦尙功世載公卿奕奕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嶠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臨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磾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矣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



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禽赫連昌摧宋氏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  
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旣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  
建位遇旣高訐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枝附葉從子孫榮祿婁伏連  
閩大肥並征伐著蹟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于李粟奚眷有忠勤征伐  
之功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北史卷二十



北史卷二十考證

衛操傳後爲勒將孔長所滅○長魏書作婁

尉古真傳鳴騶饒吹○饒監本訛饒今改從南本

穆崇傳泰常八年○泰監本訛太今改從魏書

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魏書惠字下無保字此衍

奚斤傳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監本脫親字今從南本增入

叔孫建傳投泚水死水爲不流○泚魏書作沁

和跋傳道武寵跋於諸將○於字上魏書有冠字

賀狄干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中國魏書作羌俗

北史卷二十考證



北史卷二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九

燕鳳

許謙

崔宏

子浩

張袞

弟恂

鄧彥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儔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

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于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卽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尙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命謙爲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寶敗佛嵩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

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諡曰文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諡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悅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暉爲黃門侍郎並以才學稱宏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爲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鷓鴣雀飛沉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爲吏部郎尙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



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恆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尙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謬諤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

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尙焉尙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  
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卽位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  
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  
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嵩  
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  
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  
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  
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爲本何顧小  
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  
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  
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  
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  
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

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泰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摠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恆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兔在後宮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

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恆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浩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乃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

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  
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  
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  
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泰常元年晉將劉  
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  
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  
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  
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  
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  
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  
路所謂卞莊刺彪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  
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  
敗鬪兩彪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

之惠也假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

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漢北溱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讎恥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掇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棊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今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覺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寫滷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翦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



馬公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恆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爲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怡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睿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入而擇倒錯天倫則生

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己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在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

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詎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卽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爲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爲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

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麤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尙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

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慚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尙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各

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慚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

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鬻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浞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旣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



鈺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必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尪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感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

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

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常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効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與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

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昧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平涼旣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召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

不可承用先是織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恆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恆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爲純臣然繼父修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尙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闡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

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獲尙書

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各千段帝蒐於河西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強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



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從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尙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祕

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麴二年詔集諸文人撫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享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郟標素詔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祕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賂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祕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壻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初

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

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爲世摹楷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初宏父潛爲兄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爲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名歷位祕書監賜爵具丘侯樂安王範鎮長安選舊德之士與範俱以徽爲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

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諡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諡曰元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款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踈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嶠地嶮人多寇劫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恆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詰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

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  
之太和三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爲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  
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  
盜大起衡至修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  
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爲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  
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爲鉅鹿太守弟拙之逆敞爲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  
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  
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鐘字公祿奉朝請弟拙之逆以出後  
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  
積等三人非兄胤辭訴累歲人士疾之尔朱世隆爲尙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  
齒拙好學有文才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宏同郡董謚謚父京  
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謚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  
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牀山下大破之旣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豐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納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爲峯以記功德乃命袞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遷給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旣剋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



逞答晉將郗恢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逞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卽墓策贈太保諡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尙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鍾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解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爲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懈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爲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況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侍殿中尙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諡曰簡長子倫字天念大司農少卿

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覷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旣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袞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袞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臯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爲當時第一明元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臯侯謚曰宣子紀字道尙襲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子長年爲汝南太守

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爲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爲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佗役効命垂乃用爲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內史彥海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再遷尙書吏部郎彥海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尙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是彥海所爲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彥海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爲尙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賜彥海死旣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子穎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

太常卿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類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漢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所詔穎爲文銘於漢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爲侯卒諡曰文恭子怡襲爵位荊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爲太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諡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儔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爲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旣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概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北史卷二十一

魏書

卷二十一

魏書

卷二十一

魏書

卷二十一

魏書

卷二十一

魏書

卷二十一

魏書

北史卷二十一考證

燕鳳傳習陰陽讖緯○監本緯訛諱又下文及軍圍代句圍訛國今俱改從南本

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仗監本訛丈今改從魏書

崔宏傳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魏書州字上有神字

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大人蠹害魏書作大爲民蠹害

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武字衍魏書無之

浩傳賜浩妾各一人○魏書敘崔浩事本與周澹並書故云賜浩澹妾各一人

今刪去周澹乃仍用各字謬矣

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乃其物也○乃其物也魏書作各以其物祭也

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諱謂皇長子燾也此亦仍魏書舊文而未改也

居列滿朝○滿監本訛蒲今改正

時方士祁纖○祁監本訛初今改從魏書及南本

牧建西垂下國○牧監本訛攻今改正

潔等各欲迴還後獲尙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考魏書則尙書二字乃其生口三字之訛也

敝弟鐘字公祿○鐘南本作鍾

張袞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漢赤地南牀山下○牀監本訛林今改從閣本

度子白澤○魏書度子陵之弟延延弟孫白澤此恐誤

恂傳子萇年○萇魏書作長

北史卷二十一考證



北史卷二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

長孫嵩

五世孫儉子平

長孫道生

曾孫幼從祖紹遠

幼曾孫熾紹遠子覽

熾弟晟弟澄

長孫肥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

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眾歸

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實君之子

渥亦聚眾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

其牛首嵩僂俛從之見道武于二漢亭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

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

元即位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

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

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酈酒及江

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嶠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皋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太武卽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害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尙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

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輿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諡曰宣王後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廷子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諡曰安王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贖貨降爲公孝文時自訟先世勳重復其王爵薨諡簡王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左衛將軍卒諡慎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祿少卿卒諡司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恆州刺史父馘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余朱大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文臨夏州以爲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余朱渾元奔東魏

後河渭間人情離隔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卽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己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尙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尙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尙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

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管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慤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

令斂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鄜國公諡曰文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鄜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慚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修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潮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爲少司寇與宗伯趙芳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平代之爲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

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喜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醵甲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諡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以師孝爲勃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長孫道生嵩從



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  
明元卽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  
罪黜太武卽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漢  
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國  
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  
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  
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  
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  
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尙遊魂  
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  
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子旃位少  
卿早卒旃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

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爲征南大將軍薨諡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爲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爲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兩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旣總強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沱承

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雒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

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赦及雒州平除雒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尙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錄尙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余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暉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尙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雒州刺史諡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鬪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儁

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恆農以爲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尙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捨汎階十七級爲子義貞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勳封平原縣伯

義貞弟兕字若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並有能名襲爵平原縣公卒子熾嗣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同三司及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卽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大業中歷位大理卿戶部尙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諡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惟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

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鵬相獲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



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入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

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

往索欽雍閩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貸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閩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閩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泣殺大義公主雍閩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閩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尙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閩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尙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閩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閩作攻具欲打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閩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

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閩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猶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意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閩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

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

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  
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卽日拜左  
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  
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  
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  
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  
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  
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  
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  
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  
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乃發榆  
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  
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

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恆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爲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阼復封上黨郡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



每恆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 and 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簇爲人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齊之衰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爲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

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爲宮大呂爲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爲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爲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

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大可大王者之甚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爲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簾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

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爲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旣爲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鍾氏之鍾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摧而言足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爲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諡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曉鍾律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爲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卽位是爲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崩受遺輔政宣

帝時位上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隋文帝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欲乘釁滅之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與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後爲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周文及羣臣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云匡救其惡旣出西閣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

者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爲玉壁總管頗有威信卒於鎮贈柱國諡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爲上所追惜如此子嶸嗣旃弟禮少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二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左右帝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準爲主妄造祆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爲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禽準詔以儒肉食準傳送京師轅之於市夷其族除肥兗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爲前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

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諡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爲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卽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卽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之人寇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州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剋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破之翰清正嚴明喜撫將士薨太武爲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諡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爲公位南部尙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尙書性寬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王諡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沉毅任重王室歷事累世邈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譽譽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隋之榷桷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



二公並列暉炫朝野門祉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棄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北史卷二十一



北史卷二十二考證

張孫嵩傳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魏書徵作微又謙之下尙有謙之二字

儉傳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上人字監本訛又今改從南本

長孫道生傳子旆○旆魏書作抗

子冀歸傳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魏書賜名稚此唐人所改也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隋書裕字上無子字

晟傳長孫武藝逸羣○隋書長孫下有郎字

大戰于大長城下○隋書長城上無大字

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默隋書作毗

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隋書伏字下有利字又斛薛作斜薩

作斜薩

長孫肥傳連引丁零○丁監本訛下今改從閣本

子成襲爵○成魏書作平成

封吳郡公贈吳郡王○監本脫王字今從閣本及魏書增正

史臣論出內流譽○出監本訛外今改從閣本

北史卷二十二考證